

魔鬼爵士

蘿拉·金賽爾◎原著

劉雲心◎譯



Uncer

by Laura Kinsale

浪漫經典329

林白出版社

中華

714
85
329



魔鬼爵士

Uncertain Magic

原著者

Laura Kinsale

蘿拉·美爾

譯者

原著書名 / **Uncertain Magic**
by **Laura Kinsale**

國際中文版授權©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Copyright © 1987, Laura Kinsale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 Lowenstein Associates Inc.
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5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

浪漫經典之 329

魔鬼爵士

Uncertain Magic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87·6月

第二版1995·12月

原 著：Laura Kinsale

譯 者：劉雲心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 封面繪圖：程 翎

校對：翁淑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黃裕峰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7

定價：新台幣 20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十二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958-1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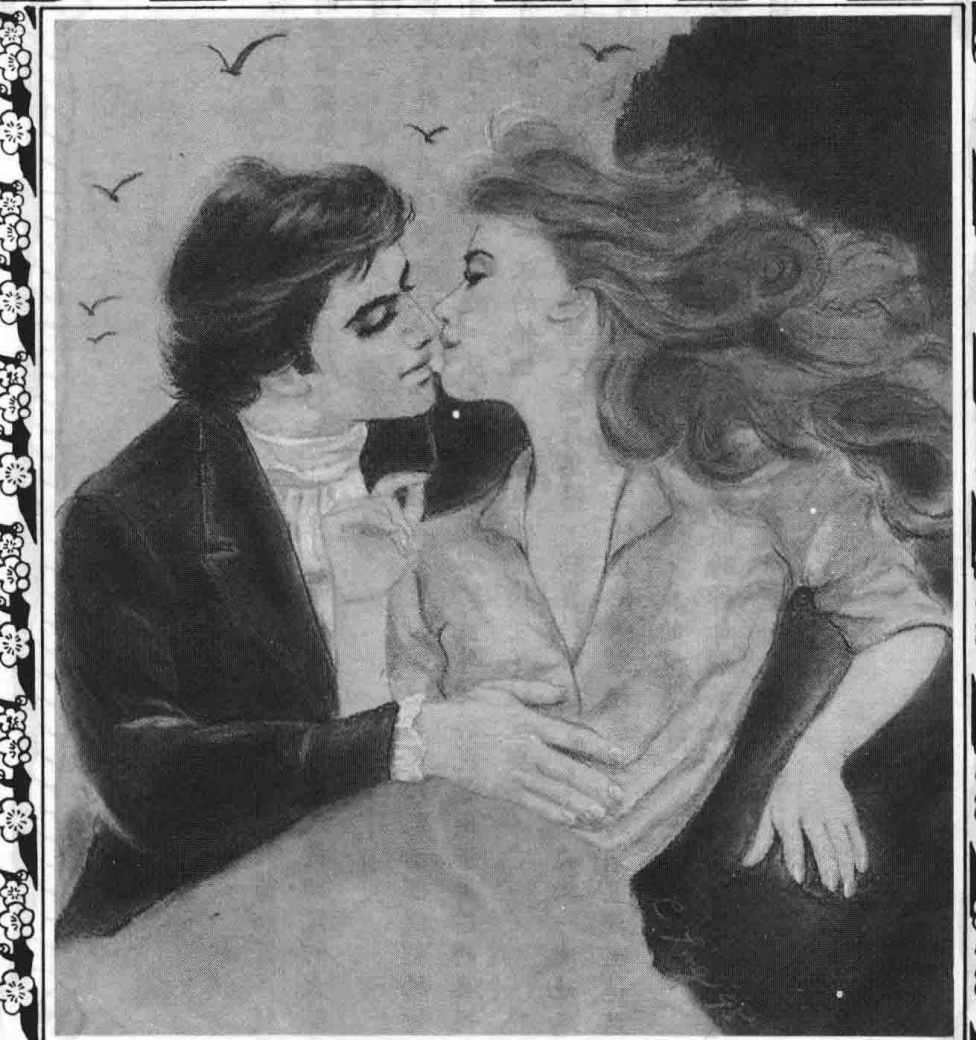
Printed in Taiwan

他被稱爲「魔鬼爵士」，並遭受全部社交界的輕蔑。但對戴詩笛而言，這位大名譽的愛爾蘭浪蕩子卻是最佳的丈夫人選……由於她特殊——或被詛咒的天賦——能看穿人心，使她一直無法過正常人的生活。

但是，終於有這麼一位男人的心是她看不透的。她本來只乞求個便利的婚姻，好擁有她自己的小孩及家庭。然而那一對飛躍的藍眸卻訴說著無法置信的喜悅。她以所有的財產，賭這一次的婚姻，而魔鬼子爵接受了這次交易。

在他的懷抱中，詩笛被捲入她最熱情、狂喜的夢想中……一次又一次地爲那陌生人心深處的黑暗秘密而驚醒。然而沈醉在他所激起最狂野的慾望裡，她只能聽見自己內心如雷的聲音……魔鬼與否，永遠，我的愛……

他的心是黑暗的深淵，而她就像光與熱的神奇翩然降臨。他幾近絕望地想用他的熱情鎖住那火焰，但他害怕……那火焰反被黑暗吞噬……



一七九七年 新市

戴詩笛猛力抓緊她父親絲質帳篷飄揚的簾幕，看著馬匹蹄聲如雷地馳過賽馬場。領頭的紅色駿馬是一團鮮活的火焰，傲然大步的將其他挑戰者遠遠地拋在後面。群眾們興奮地高叫，嘈雜的聲音及強烈的情緒像拍岸的巨浪，敲擊、襲捲著詩笛。它們淹沒了她，摧毀她在心中築起的屏障。詩笛被詛咒的天賦使她的心敞開向一切，聲音、影像、上萬觀眾的尖叫及其興奮而富侵略性的情緒，威脅著要摧毀她，她顫抖的手指更抓緊簾幕，瘋狂地尋找著抵抗的味道。

她父母說對了——她根本不該來的。她應該待在平靜的約克夏郡鄉間，和她父親品種優良的賽馬一起，自適於安全的孤獨。她根本沒準備這一切，沒料到她的天賦將使她遭受上萬歇斯底里觀眾的全力攻擊。她絕望地將注意力集中於馬匹身上，全力推開人群的意識。

這方法見效了。人群的衝擊消逝，成為模糊的背景聲音。詩笛讓自己投入領頭的駿馬心中，感覺牠的意志力及力量似火焰般填滿她的心。她的世界變成那匹賽馬的世界：馬銜的味

道和泡沫、汗水、蹄下的青草，及灼熱的風；四足伸展，豎起的耳朵傾聽後方馬匹的蹄聲，眼睛注視前方；向前、向前、向前——

擊中馬匹的突來痛苦鮮活得一如擊在她的身上。痛苦起自駿馬的左前足；馬兒顛躓了千分之一秒，騎師因此前傾。鞭子揮動，沒有打到，但那烙印已夠清楚。馬奔向前，痛苦劇增且擴展，通過馬匹胸膛，而後是頸項、右腿。但牠仍然抗拒著那痛苦，奔跑，心中只有驕傲及求勝的心——向前，管他什麼痛苦——詩笛伸手按緊嘴巴咬下，絲毫不覺指關節的疼痛與流血。

內心的一隅察覺到她自己的恐懼；恐懼那馬兒會崩潰，恐懼摔下牠的騎師被後方的馬匹蹂躪、踩过。過去在一場二十哩的上坡競賽中，她也曾感到這種恐懼。一匹力竭的馬中途因為心臟衰竭而崩潰；那是死亡，終結及恐怖的死亡。然而紅馬仍加大步伐，四足如風般吞噬過原野。人馬接近終點線時，群眾的歡呼聲已昇高至嘶叫。詩笛也在尖叫，不覺淚水滑下面頰，感覺馬匹的痛苦及勇氣湧至她心中。紅馬的意志力使牠以一個馬身的距離領先。牠昂首，抗拒騎師的箝制，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痛苦。詩笛由隱藏處奔出，戴著隱去她一頭金髮的小帽，及身上馬廐男孩的穿著。她一點也不淑女地排開人群，衝向得勝的馬匹。

她抵達時，騎師正好下馬，一位小廝過來要牽過馬韁。詩笛整個人撞上他，搶先那小廝握住噴氣紅馬的韁繩，搶了過來。

「嘿！」他大叫，嚐試拉回韁繩。

詩笛高叫：「別動牠！」她全忘了自己做小男孩打扮。「你現在動牠，牠會死！」
「你瘋了嗎？」小廝喊叫。詩笛被他推得身形稍微踉蹌，但她立刻咬牙立穩，仍抓緊韁繩。

駿馬痛楚地立在她身邊，第一次向疼痛屈服，低下馬首。小廝看到此，稍稍收回抗議聲，但感覺自尊受損。馬匹開始顫抖，然而小廝已再次抓住韁繩，推開詩笛，拉馬向前。

馬兒顫了一步，前肢撲倒在地。四周的群眾發出沮喪的呼喊，而後見牠立起身，復又歡呼出聲。詩笛朝小廝瞪過去野蠻的一眼。她感覺對方的敵意似銳利的小刀，壓過周圍的群眾戳向她，並在他行動之前，詩笛已知道他打算再拉動馬匹。「該死的你！不要——」她大叫，隨後另一個聲音排過群眾，切斷她的話。

「不要動牠，派屈，就讓牠站著。」

詩笛一僵，不習慣被嚇一跳。她依例沒有轉向新來者，只敞開她的天賦探索他，預期在親眼見他前便能了解對方的身分及姓名。

然而，她察覺的只有一片空白。

這震撼了她，她更集中能力。但對方依舊沈默、空寂，猶如在該有的新牙處突然空了一處。

驚慌湧上詩笛的喉嚨。平生第一次，她發現自己伸展天賦，而非收回它。等她終於轉過身時，她感覺似乎無法完全看清身邊的男人。她簡略地瞄過他高大、穿著精緻剪裁的黑外套

及長褲的身軀，而後望向他的臉。

她的焦距清晰地定在那男人的五官上。他兀立在喧囂的群眾中，睥睨一切地望著她，厚密的黑色睫毛下是驚人的藍——彷彿向晚黑夜前的藍色蒼穹。那深切鑿刻的臉部表情是封閉的；嚴厲的線條完全無法透視。她愚蠢地眨眼、驚喘，像是突然被丟在異鄉的人，說不出他不懂的言語。

沈默同樣伸展到圍觀的群眾——真正的沈默，只有他們的心語清晰地傳至。

一個名字。

她的眼睛大睜，迅速地由睫毛下打量那個男人。

上帝保佑我們。

亞梵格子爵，愛爾蘭的魔鬼爵士。

她感覺自己沈溺在深水中，無法自拔。哦，老天！她早該猜到的。這匹駿馬是他的，謠言已傳說如果這馬匹今天獲勝，牠將為德比爵爺或葛雷頓公爵帶來一大筆財富。

詩笛悄悄再覷了一眼，灼燒的藍眸及地獄般的黑髮，這個男人簡直可以是撒旦本人。魔鬼爵士的無數傳說湧現；無情的勒索者、竊賊及專門破壞純真少女名節的摧花客。

人群移動了，讓路給一位顯然是貴族的紳士。這次詩笛立刻探索出對方的名字——德比爵爺，他正急於過來買下這匹駿馬。

他招呼亞梵格，握手恭喜賽馬的勝利。「我們這就成交了。」德比的表情稍嫌稚氣，顯

然因魔鬼爵士擾人的沈默而有些緊張。興奮的爵爺嘮叨至下一場的比賽時，詩笛沮喪地猛轉過頭。

「不能再讓牠跑了！你不能——」

「走開——」小廝粗魯地推開她。「少管閒事，小畜牲。這匹馬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好過，你滾開。」

詩笛氣憤地推開他的手，忘了她現在的穿著並無法讓人視為淑女。她轉身面對亞梵格，盡可能穩定地——那非常不容易——迎視那對深不可測的藍眸。

「牠不適合再跑，爵爺，牠病了，再參加比賽會殺了牠，我感覺——」詩笛打住，知道這些陌生人根本不可能相信她奇異的天賦。「我以前看過這種事；牠的心臟，爵爺。」

「生病了，是嗎？」小廝移動一步。「病你的頭，你這個天殺的——」詩笛在他動作前已了解他的意圖，但她僵住——愚蠢，愚蠢，她應該閃躲的！而後那小廝結實的一巴掌橫過她臉上，她整個人撞向魔鬼爵士堅實的胸膛。

他抓住她時用力之大令她手臂好痛，但詩笛太過注意著臉上的熱辣，無暇旁顧。她在亞梵格臂彎中暈眩地待了一晌，隨即掙脫身子，用她的牙齒、指甲，及由四位哥哥處學來的髒話挺身向小廝攻擊。她沒有浪費力氣去施展她的小拳頭，只是動用她的能力，正確的猜測、躲閃，指爪精準地攻進，而後抬腿，準確地踢中對方下體。男孩痛呼，後退，整個人彎下身子，詩笛則得意地享受他的痛苦，觀眾的噓聲及喝采聲四起。

駿馬立在原處，眸子狂轉。詩笛走向牠，抱住牠的頭，喃喃安慰。馬匹的心跳漸緩，但牠已不可能再賽跑。只有退休到牧場上頤養天年，牠才可能活命。

詩笛努力摒開群眾散發出的敵意，挑釁地專注在亞梵格深不可測的表情上。「他先打我的，爵爺。」

子爵奇異的藍眸望著她，詩笛迎擊那視線，但終究先垂下睫毛。子爵的唇角浮現極淡的一笑。

「很髒的打法，不是嗎？」他的話在嗡嗡的群眾聲中幾不可聞。

「他先打我，」詩笛辯駁。「而且他一點都不關心馬匹。」

「心臟的毛病，」德比爵爺嚴厲地望了她一眼。「你確定？」

詩笛望向亞梵格，但在那鬱深的臉龐上望不見什麼。作為種馬及賽馬，這匹駿馬價值可抵一位國王的贖金；然而一匹有瑕疵的賽馬將無任何用處。

「是的，爵爺。」她遲疑地道，話是針對德比，心卻半預料子爵本人一拳捶過來，懲罰她破壞他的交易。

德比轉身面對身邊的男人。「我們再談談，或許等第二場賽過之後。」他碰碰帽簷。「我告退，先生。」他走回群眾，人群再次分開讓他通過。

詩笛被留了下來，一個人面對魔鬼爵士的憤怒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轉向馬匹，伸手愛撫牠的鬃毛。群眾仍流連不去，顯然正靜默地等著

看好戲。她知道他們預期著什麼，她活該的。

冷血的謀殺。

那似乎並非不可能；詩笛悶悶地想起亞梵格的名聲。

「既然，」他聲音之平板、寒冷令她全身不禁一縮。「你似乎打贏了我的馬僮，男孩，或許你可以代替他。」

她困惑地仰望著他，但子爵已經轉身走開。群眾竊竊私語。她望著這些不高興的臉孔，發覺自己沒有選擇，只有牽起馬，跟上子爵平穩的腳步。

她的面頰痛得麻木，而她擔心那會變得青紫。她將心思專注在馬上，不去想臉上的痛。人群半跟在後面，仍想看好戲，但子爵只領著詩笛向上走到臨時馬廄處。他抬手示意一座空廄房，冰冷的藍眸向後掃，嚇退了仍想跟上來的人群。

「替他拿下馬具，牠的毯子在這兒。」他語氣平板地道。

詩笛低下頭。取下馬具只意味著一件事：他不讓馬跑下一場了。

中途退場使紅馬在第一回合的勝利毫無價值，現在他不但喪失一大筆賣馬的可觀數目，還得付罰金。詩笛茫然地遵照子爵的命令，卸下沈重的馬鞍——這些都是她在父親的馬廄中做習慣的。馬匹的心跳現已恢復平穩。她打濕海綿，擦拭馬身，而後牽馬在廄內走動，欲使馬身冷卻。

她由廄房盡頭牽馬回來時，子爵已經走了，遠方人群的喧囂變成低語。她模糊地聽見宣

佈第二回合開賽的聲音，人群的興奮、激動傳至她的心中。

而後那聲音改變了，一陣沮喪的噓聲四起。

他們剛宣佈紅馬退出比賽。

詩笛抿唇，繼續牽馬散步。他相信了她；那個沈默寡言的陌生人。他相信了她的話。那令她覺得感激、害怕，還有——某種奇異的溫馨。

信任，她想，微微驚嘆；全然的信任。

子爵沒有回到馬廄。更多旁觀者湧到，好奇地想知道馬匹為何停賽。詩笛不回答他們，逕自牽馬回廄，讓牠喝水，餵食草料。而後她佇足在門旁，確信自己裝出的沈默高傲神情絲毫不遜於子爵。

來找她的是馬克。當時比賽已結束，人群散盡；她那紅髮、脾氣暴躁的二哥一路大步過來，心中充滿謀殺的思緒。望見她時，馬克心中的咒罵話令她不由一縮。熟悉自己小妹的能力，馬克劈頭就喊：「妳究竟在這裡搞什麼鬼？爸爸快氣瘋了。」他抓住她的手臂，不理詩笛的抗議，就拖她下山。

沒有人注意這一幕；一位年輕紳士扯著位一路尖叫的小男孩。一直到她父親帳篷前，詩笛才得以掙開，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儀容。一進篷看見她父親嚴厲的面容，詩笛開口就道歉，內心著實後悔。但她父親瞪了她一眼，止住她的話，要馬克先退下去。

「小女孩，」他厲聲道，額頭上的白髮顫抖。「妳以爲自己在做什麼，像個野女孩地滿山跑？我以爲我們有過協議。」

「是的，爸爸。」她聲音微弱。「我很抱歉。」

「抱歉，」他怒啐。「抱歉。如果妳媽媽知道——」他打斷，皺眉望著她。「妳的臉怎麼了？」

他怒雷般的表情令詩笛顫抖地深吸了一口氣。她想到幾種可能的謊言，但知道她哥哥立刻可以拆穿，只好道：「有人打我。」

「打妳！」她父親震驚、狂怒。「老天！誰有膽——亞梵格，那個撒旦的兒子，對不對？」她父親起身衝向帳篷門口。「以惡魔之名，我會殺了他！」

「當然不是，爸，」詩笛大喊，伸手急拉住她父親。「是他的馬僮，而且我並沒有那麼糟……我把它扳回來了。」

「扳回來，」她父親怒氣騰騰地放下簾幕，一翻雙眼。「老天！我的女兒和亞梵格的馬僮打架，如果妳媽媽知道——」

「我抱歉，爸爸。」詩笛悲慘地垂下頭。「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他挺起肩膀，雙手開始侷促地撥弄領口。「是我的錯。我根本不應該讓妳來，更不用說讓妳穿這——這種馬廐男孩的衣服。我的天，妳究竟怎麼了？竟和亞梵格那種流氓搞在一起？妳應該分辨得出那種人——」他打住，臉孔脹紅。

詩笛咬唇。「我知道他的名聲，爸爸。」她道，望見她父親不贊成的皺眉，亦自臉紅了。「你知道我對這種事比——一般正常女孩清楚。」

「棒極了，」他嗔聲道。「才十九歲，妳已經是分辨浪子與色狼的專家。如果妳媽媽知道——」

「她不會知道，」詩笛道，而後鬱鬱接道：「如果她知道，那就枉費我替馬克及其他哥哥隱瞞了。」

她父親不安地清清喉嚨。「詩笛，妳是女孩子，哥哥的行為不能作妳的榜樣。」

這一天來的挫折膨脹、爆發了。「那麼——」她抬高聲音。「我應該追隨誰的榜樣？妮莉姑媽？她將自己鎖在個杳無人煙的地方，忘記這種被詛咒的天賦？」她深吸一口氣，握拳，野蠻地轉身，在帳篷內踱步。「或者珍娜姑婆是較好的模範？她只是乾脆地自殺。誰又能怪她？她愛她丈夫，但他甚至無法忍受她靠近他。我不怪他，」詩笛苦澀地道。「畢竟，誰受得了一個能看穿自己每個心思的妻子？了解他每個弱點、恐懼，每個最陰暗得甚至無法告解的秘密？哪一種婚姻能忍受這種該死的……能力？」

「詩笛！」她父親痛苦的聲音道。

她的喉嚨絞痛，淚水威脅著要盈眶而出。

「哦，爸爸，」她哭泣，轉身投入他熟悉的懷抱。「這個可怕的能力——有時候我不想……我無法忍受……哦，老天，我不要它！我不要永遠孤獨地活著！」